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趙布濬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布帛部一 素 錦 繡 絹 綾 羅

素一

原。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屨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增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　漢舊儀曰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曰素裏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綠綈表曰素裏　宋玉賦曰東家之子腰如束素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唐代宗大厯中勑曰朕思以恭儉克已敦樸化人每尚玄素之服庶齊金玉之價

素二

增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

一紫 原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素六十疋由是顯名 增又曰劉向典校書先書竹為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原漢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賫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闒登 漢揚雄荅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内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擿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素三

原束腰　擢手洛神賦曰纖腰如束素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增挾瑟　授絲梁書曰張欣泰輒着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啟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辨物論曰縑帛則授以素絲　武侯素輿　元忠素箑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　北魏李元忠載素箑濁酒奉迎神武

素四

原新製古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工織　縑素並見素五　尺素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文賦云非尺素之所擬　增五素詳素二　改為素晉書要事云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緗幘改為素　振素陸士衡擬古詩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

油素任彦昇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竹素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又詳素二　毫素杜甫山水障歌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又選詩深心託毫素　比素南部新書韓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繼比素又詳後素五　霜素戴符畫松石序暴請霜素願摛奇蹤　東園素柳宗元詩染毫東園素　潔白心陸龜蒙素絲詩端然潔白心　三素李商隱詩三素雲中侍玉樓又蘇軾詩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

素五

原詩古詩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

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人不如故　增唐韋應物詩曰殘工委筐篋餘素經刀尺　杜牧詩曰寒衣一匹素夜借鄰人機　元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涅兮在彼公庭載傷廹隘中心怔營

原賦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除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凉襟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致弱

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按香杵叩玫砧撣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桂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修長袖于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夐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錦一

原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

金也一作劉熙釋名　增又曰錦褁邑織文也　原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相助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增又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禮記王制曰錦文珠玉成器不

鬻於市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錦帶　范子計然曰錦大文出陳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華曰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多少皆予之商丘開入火往回而身不燒　子思子曰管仲績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尊　尸子曰夫㨛絲而不治則腐而棄使女繰之以為美錦人君朝而服之　抱朴子曰籍儒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　又曰寸錦足以知巧制暑足以知勇　又

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常布　又曰小文雖巧猶寸錦細碎之珍　原墨子曰古之人未知為衣服衣毛皮令則厚斂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　增漢書景帝二年下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又曰賈人毋得衣錦　原漢官典職曰尚書入直中官供錦被　增又漢官儀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帳　又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原魏文帝與羣臣論蜀錦書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

詡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辟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為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　增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渙之間文章故有黼黻藻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　原陸劌鄴中

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核桃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黄綈或緑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亙交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增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而治好者矣　唐書曰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

惠借以為詞　又曰唐代宗大歴中敇曰令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端錦瑀背及大繝錦竭鑿六硬以上錦並宜禁止斷其長行髙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様文字等亦宜禁斷

錦二

增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有因祗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内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珮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之　原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

馬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為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二十四）增又曰晉侯先歸公享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原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

不亦多乎言官邑重於美錦

增又曰晉合諸侯次於衛地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羮反錦　又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又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

欲之齲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又曰吴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吴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典略曰孔子反衛夫人南子使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原説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

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于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懐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増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

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薑還并獲使報　原　漢武内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增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為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為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

杜戍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朱寵字仲威為太尉家貧食脫粟卧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絶百許日　原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匹紺地句文錦三匹倭獻異文雜錦二十匹　增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遺足

下錦表二領　諸葛亮集曰令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原　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　增吳志曰蔣欽字公奕為右護軍孫權入其内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侈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衞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韡子帓緣以錦不肯服從外甥胡母暢上夫人錦被夫人

反臥之　拾遺記曰吴趙逵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
于指間以綵絲為雲龍虯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張温表曰劉禪送臣温熟錦五端　王隱晉書曰表
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勗勗曰君稱其好人則多
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為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
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帽　又曰石季龍
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于勒衣澄以綾錦
乘以雕車　齊書曰江淹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
截都盡顧見丘遲謂尺餘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
躓矣　後魏書曰甄琛為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
又曰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
陵王駿獻錦一匹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
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
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叚命諸將摴蒱取之　唐書

曰王綝字方慶天后初為廣州都督境内清肅手制褒之曰朕以卿歴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歴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私第内侍魚朝恩參其會焉出錦三十匹羅五十匹綾百匹為子儀纒頭之費極歡而罷　又曰謝延皓大順中以詞賦擅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又曰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又曰張萬福為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為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匹

又曰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又曰裴胄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

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冑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五十牀　又曰嚴武白崔寧為利州刺史及武為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寧白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武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　又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池曳繡為颿詫曰要當稱是林洺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唐酉陽編曰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為之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

於中國之錦　唐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盧氏雜說曰唐有錦衣隸宮錦坊祿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曰如令花樣與前不同遣之　唐樂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所織錦暑月陳於坐滿室清涼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聞郭崇韜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又曰吳越王錢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文獻通考曰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

時服建隆三年乃遍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
羣臣將校皆給馬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襯袍中書門
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候以上皇親
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内客省使
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
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黄師子大錦防禦使團練使
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
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諫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

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　宋金坡遺事曰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言行録曰宋仁宗張貴妃侍上元宴有燈籠錦上怪問曰文彦博所獻上不樂

錦三

原文龍　朱雀上詳錦二下詳錦一　斑文　緑地鄴中記曰織錦羅在中尚

坊三署皆數百人有斑文錦　西京雜記曰漢武時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以緑地五色錦為蔽泥

韜杠　束髮　爾雅曰素錦韜杠郭璞注曰以白地錦韜旗之杆也　禮記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

維舟　挽車　韋昭吳書曰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去以示奢　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鸞章　虎文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下詳錦一

明光　柔滑　陸劌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施熟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黄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大小明光錦　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軟柔滑

飜鴻 文鳥 郭子橫洞冥記曰漢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麟毫為簾有走龍

錦飜鴻錦下詳錦一 馮車 隋帆 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隋大業記曰煬帝幸江都

所乘龍舟錦帆錦纜 增夜行 晝游 上詳錦二 張士貴號州人授號州刺史帝曰顧令

卿衣錦晝游耳 原濯江 鸞石 蜀有濯錦江 山有錦石庾肩吾記曰鸞石錦浮橋

增緘鏡 鋪池 西京雜記曰宣帝繫郡邸獄臂上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及即大位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嘗以琥珀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 李石開城錄唐文宗論德宗奢靡曰

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 市蜀 聘梁 上詳錦一 五代阿保機遣使者以

朝霞錦聘梁 原廻鸞 舞鳳 皆古錦名 增獸錦 綈錦 杜甫詩曰

獸錦奪袍新 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

魚油 虎頭 六帖六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水不濡濕 下見魏文帝蜀錦書

兜羅 塌鼞 兜羅錦出榜葛剌國 下詳錦一

天馬 蒲桃 杜牧詩贈以天馬錦 西京雜記霍光妻遺淳于衍蒲桃錦二十四匹

盤龍 對鳳 獅子 麒麟 皆錦名

原買臣衣 武帝拜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曰如衣錦還鄉又後漢光武封景丹為櫟陽侯並如此

衛人餽錦 下詳錦二

增天孫裳 蘇東坡詩天孫為織雲錦裳

靈泉繭 大軫國以五色石甕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池中有挺荷大可潤三四尺雖經風吹不能傾蠶大五六寸經十五月即入荷中成繭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絲

龍滾浪 鳳穿花 類服

膺詩曰天孫機上絢光華十樣新奇世共誇步障簇成龍滾浪廻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帆邊日絳奪滕王閣外霞安得佳人唱金縷纏頭醉舞柳腰斜

獻詩奪袍 **得詩投囊** 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虯錦袍以賜之 李賀出從小奚奴持古錦囊遇所得詩投之

著宮錦袍 李白月下乘舟采石著宮錦袍旁若無人

作晝錦堂 歐陽修記大丞相魏國公作晝錦之堂于後圃

孟蜀鴛衾 **石家步障** 輟耕録云孟蜀主一錦被其濶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蓋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 晉紀云王愷作碧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為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吐蕃貢波斯 **大食餉黠戛** 吐蕃其所貢波斯錦乃勝既不可兼負乃栽為二十匹每三歲一餉黠戛 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駝

斯

錦四

增寄詩竇滔妻蘇氏善屬文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廻文詩以寄滔宛轉循環文甚悽惋　獻頌新羅真德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為頌以獻　織貝禹貢厥篚織貝文錦之屬　織毛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原贈美人贈我貝錦繡段　束儀禮婚舅享婦之送者酬以束錦注送者謂隸子弟妻妾　黼黻文章　衣裳詩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文織錦繡之屬也見周禮　斐成文選貝錦斐成濯色江波　靡麗

纖縟　精粗中數　廣狹中量　如貝之文　若金之

價盈尺有幅 衺文成匹 增具瑞古詩具瑞無停織 挑字古詩云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 瑞錦杜甫詩瑞錦送麒麟 寸錦蘇東坡詩百衲收寸錦 思婦元稹詩改張思婦錦 秦女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 曹毘才曹毘才如明光錦 障泥錦李白詩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

錦五

原詩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前秦苻堅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織錦廻文七言詩曰仁智懷德舜虞唐真妙顯華重雲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

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曠怨路長身惟閔已處
幽房人賤為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
冰霜新故感意殊面牆春陽熙茂雕蘭芳琴清流楚激
弦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永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
慘傷　增唐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
不曾過只令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鄭谷錦
詩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
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

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流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
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
畫偏榮宮花顔色開時麗池雁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
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科名　元薩都拉題壽監司所藏
美人織錦圖詩曰蘭閨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
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幕無人雙燕語成都花發江水春
門前馬嘶車轔轔髻鬟兩珥看欲墮蛾眉八字畫不伸
良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

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窗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
暖霞拂地海棠曉春雪潑戸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
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驚起鴛鴦飛花底不成蝴蝶夢
纎纎玉指柔且和香鉤小襪裁春羅滿懐心事付流水
盪日雲錦生層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
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市上
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外侍兒
更故衣我題此畫三嗟吁百年醜好皆虛無排雲便欲

叫閶闔為我獻上豳風圖　納新題張萱美人織錦圖詩曰織錦秦川窈窕娘新翻花樣學宫坊窓虛轉軸鶯聲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廻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綵絲長明年夫壻封矦日裁作宫花遠寄將　楊維楨題織錦圖詩曰秋聲未寄衣絡緯上寒機斷織曾相戒夫君不用歸　張昱題織錦詞曰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匹錦成過半月持來畫堂卷復開佳人細意為翦裁銀鐙連夜照鍼黹平明

設宴章華臺為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柳蝶使蜂媒無定棲萬蕊千花動衣袖回回舞罷換新衣新衣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無片時 陳基織錦篇曰絡緯秋啼金井根佳人當窓織鳳麟流雲拂拭春無痕頃刻化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揺虛空迸出黃盤鵰為君裁作宮錦袍奪得當年廬肇標妾家本住牽牛渚與君共結同心侶人間怪多離别苦夢落陽臺不成雨腸斷無心為君織向君抛却支機石何時

頭帶蓮花中相伴雙成禮白雲　又織錦圖詩曰佳人

織錦深閨裏恨入東風淚痕紫三年辛苦織廻文化作

鴛鴦戲秋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

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增賦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曰粤惟姑洗應律

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津晚

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廻文之

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

花巧密績縷嫌遲嚬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匹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沈傍清泚朱顔始映珍篚方啓其始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勝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廻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為禁柳紅作宮花能使衛尉縈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穀之與輕紗

張仲素廻文錦賦曰昔竇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荏苒採衆絲之絪緼腸廻而緑字初結髮亂而青絲共棼萋兮菲兮常屬思於黃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黃流之握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怨心有盈錦霞駮而增麗詩綺靡而縁情自發于巧心素手何慙於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迹類

雕蟲文如委纈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絶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寘懷字三嵗而寧滅是繹是尋攻乎織紝宛而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為好表美人之心儻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縈今　皇甫威迴文錦賦曰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塞上之征客迴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延夢托丹素而垂意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廻錦披雲而鳳至綠為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鮮花發美人之幽思離披

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霞近縈振素手以鳴機蘭閨霜集斂翠蛾而績縷紗窗月生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乎詩謝女懿乎清切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縈字是廻文與愁腸而共結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兮麗兮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閱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匪類雕蟲工乎織豈徒悅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

閻楚封臨風舒錦賦曰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閱攢花

之麗緑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然而異誠同絶妙之詞爾其黼黻言閧浸淫逺度蘊嗚棙之巧思比擲地之麗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閒飄若逶迤之霞布當大塊之初發遇廻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颸颸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揺似挂帆之欲去當天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横空掣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細緼乍

舉時韋素手之中煦嫗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戶
暗臨洞房簸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裛輕吹鑠流
光扇涵和而迴觸攄炳麗而前當蕭颯初戾紅明正舒
照瑣窻而粲兮煥雲幄以暉如彩耀克宣諒本因於翦
飾精華可玩終亦藉其吹嘘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
旖旎　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曰彼潛織兮泉室之人
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
君門而效珍非同㡛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啟

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遥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綵縷方織鳴梭静聞絢霞光于陰火綴縟藻于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啟瑶函而駭視方霧縠而難擬離披糴彩臨玉砌以蓮舒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原夫獻琛方至捧篚員來臨虚庭而障倚俯洞戶以屏開蝶翩翻而誤起鳥盼睞以驚廻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為貴寧同巷伯

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
天庭而照燭向鹿景而葳蕤皎潔凝光爰識冰蠶之緒
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既而煥彼文章作為黼黻方
可重於遠人寧有譏于玩物
原啓梁皇太子謝敕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毳
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
之草戎布紡玄菟之花　梁元帝為江夏王安豐謝東
宮賚錦啓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

秦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真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啟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豔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合辟之輝　增劉孝威謝賚錦被啟曰色豔蒲桃采逾聯辟鄂君𢅥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悅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繡一

原釋名曰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增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素衣朱繡從子於鵠　又曰我覯之子黻衣繡裳　原禮記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　又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周官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

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　增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得衣繡　原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為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增史記范雎説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　原漢書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　漢景帝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也　賈誼治安策曰美者黼黻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名客以被牆　增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為犢其可得

乎　原　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也　范子計然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令富者綺繡羅紈素綈冰錦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　增　史記漢趙禹曰富人子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錦繡爾　揚子曰令之學者非獨為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

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文吏不能為儒生也　淮南子曰繡為被則宜為冠則譏　焦贑易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玉堂　物理論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偶非其趣也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繡二

增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徵在乃

以繡紱繫其角而去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覆之　漢書文帝紀曰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　史記曰武帝祠太乙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漢御史以繡為衣故有繡衣直指江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三輔盜賊禁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白繡綺八千匹

通典曰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　魏志曰張既為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嘗歎蜀魏未平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為久妾能刺繡作列國圖乃於帛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鍼絕　晉書

曰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原晉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絳杯羅繡幅被一　增晉中興書曰中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後魏書曰王憲為并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饍

繡三

原衣馬　藻龍史記曰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之以露床啖之以棗脯

藻龍甘泉宮繡名詳繡一　備米　典絺周禮云五采備謂之繡又云典絺宜文繡

刺文　罷織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漢哀詔齊三服官諸織綺繡難成女工之物皆止無有所輸也

加五米　成六幣王充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加五米之巧施鍼縷之飾則文章煥燿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五色之功　周禮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增漢使衣　唐妃刺繡二上詳　明皇雜録云唐宫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故杜甫詩曰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

賜囊一雙　致韡一量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慕容皝與顧和書曰今致繡韡一量

繡四

增芙蓉杜甫詩褥隱繡芙蓉　霧韡歐陽詩霧韡舒文繡　繡裳詳繡一　繡

帽李晟詳錦　原御史之服詳繡二　夫人之衣衛懿公與夫人繡衣曰聽

於二三子二三子大臣也繡取其文章順序　增王忳繡被字少林新都人游學京師遇一

生病以金十斤相贈乞殯忳即解一斤營殯餘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有馬突入馬主訪至因

告書生事驚曰是吾子也遂與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　陳孺曝繡孔帖云陳孺每曝衣

紈繡不可勝計　張率賦繡梁張率作繡賦詳下　原彰施五釆　綦組

九文　難從衣馬之奢　宜禁被牆之僭　充邦國之

幣具見周官　禁商賈之衣亦聞漢詔　與黼同文為

天子之服書曰黼黻絺繡　映聰俱麗為御史之衣

繡五

增詩梁沈約領邊繡詩曰纖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裏枝麗色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唐李白詩曰翡翠黄金縷繡成歌舞衣　元元好問倦繡圖詩曰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鶯喚夢幾時譍可憐顛頓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陳旅題春宮倦繡兩圖二首曰上陽宮樹奏鶯簧蛺蝶

羅衣逗暖香睡思已隨巫峽雨絲絲偏與日爭長　綠樹垂垂護寶闌牀頭翠帕羃雙鸞阿鬟可是無情思又見春風到牡丹　又題趙叔隆倦繡圖曰龍綃碧幮桂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歇宮晝長釵落雲邊九雛紫二姝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鴦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李俊民題周昉内人圖倦繡詩曰心情猶在未收時却顧花間影漸移不道春來添幾線日長只與睡相宜　陳基題倦繡圖詩曰宮門深

鎻晝偏長嬾把春雲繡作裳恨不將身化蝴蝶長隨飛絮近君王　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癡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又理繡詩曰揀得金鍼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絨

原賦　梁張率繡賦曰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黻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㦸山龍與

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鼉龍為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為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疎明若春隰之揚蘤似秋漢之含星巳闇紅而韻紫亦表玄而裏素間綠竹與蘅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誰離乎澆薄

絹一

原釋名曰絹絙也（一音古貫反又音古兩反）其絲厚而疎也　廣雅曰繁總鮮支縠絹也　增說文曰絹似霜　原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匹秋賜絹二百匹　後魏書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為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為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戶三匹綿三斤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

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踈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端令任服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絹二

增華嶠後漢書曰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擊破李傕等乘輿乃得進承具舟為應帝歩出營臨河岸髙不得

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　原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黒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顔色毁不復識

聞其聲乃覺之　魏武帝令曰令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魏文帝詔曰令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逆為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原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代絹百匹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增又曰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田豫輒送官乃密懷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後悉付外具

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懐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敵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為汝南太守罷官歸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健步慜其貧羸還為故吏民説之汝南為具資絹數千匹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趙儼為朗陵長時表紹舉兵南侵豫州諸郡多受其命惟安陽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斂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懐附者復收其

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絲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綵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　又曰孫禮為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禮身蹈白刃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　又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匹　吳志曰丹陽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

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匹亦足用耳後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盈足

吳録曰表博為太守黄君奏為孝廉為華令以俸祿市纎絹餉黄君家黄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華令家餉

原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咨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

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增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黃絹單衣來與節言　又曰武帝論平吳功唯羊祜王濬張華三人各賜絹萬匹其餘莫得此比　又曰劉寔為伐蜀人作爭功文書得千匹絹　干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足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　晉陽秋曰有司

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原又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禄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增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襲甞貸官曹絹十四冰怒撻之市絹還官　原又曰桓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決無虞五

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
主簿習鑿齒曰今受旨自裁乞為標揭棺木問其故曰
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誤
死君聞予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君錢供資糧
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告温温笑曰君三十年看儒
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增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潯
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
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世

說曰王經字彦𦍒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四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　又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與之云寧可使婦無裩耶范笑而受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因斗藪單衣曰政坐是耳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宋書曰阮佃夫𡖖專權有人餉絹二

百匹嬚少不荅以書　又曰李安民行南齊州事城局參軍王廻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嶷不許取絹一匹横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齊

劉懷珍帝以白騸馬齧人不可騎送馬與之懷珍報百匹絹或曰多懷珍曰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多少

梁書曰劉孝綽為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為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衫裙迎之　又曰費昶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為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業

之廨隸也世以販絹為業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塼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傅昭為臨海太守縣令嘗餉栗寘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邃為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邊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邃曰汝等不應爾我又不可逆汝納二匹而已　後魏書曰陸馛為相州刺史百姓以為神明七年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

留獻文不許謂羣臣曰獻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　又曰韓麒麟為齊州刺史性恭慎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十匹　又曰元順能諫諍死無以斂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贈絹百匹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賫絹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者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

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懾服　又曰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從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輸物好者賜酒劣者無酒以示恥於是競勸官調更勝又曰趙柔有人遺鏵數百枚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

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平陽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又曰孝文帝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五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持二十匹而出當世稱其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匹陳留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

脚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赦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　又曰王露字羅漢為南兖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　又曰宋鴻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絹四百匹　又曰公孫軌為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兵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匹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强弱負絹自壯

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為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又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為文暹言之乃依舊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賜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匹

絹纔得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何則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按典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令史受餽絹一匹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

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不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唐陽城隱中條山山東節度使遺絹五百匹不受使者委之而去城散與里人治葬　又曰權德輿言大歷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　又曰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録參軍彦芳絹二百匹衣笏一副并還先進高祖太宗書詔及官

誥衣物等　唐六典曰開元二十五年敕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開中　又曰唐州出絹

又曰敕書頒下諸州用絹　後唐史曰宰相李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寢室蕭然四壁卧敝氊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噫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頓如此耶賜絹百匹錢百緡

絹三

原疎絁　繁繐俱詳絹一　增贈離　償債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

朱氏女姿容絶倫崔傾懐招攬約女為妾後三更中忽
聞扣門崔披衣出迎女兩淚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亡忻
愛永奪悲不自勝女於懐中袖兩匹絹與崔曰近自織
此絹欲為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
荅之女取錦曰從此絶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
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荅
云比女舊織餘絹兩匹在箱中女亡之始婦出絹欲裁
為送終衣轉盻失之崔因此具説其事　孝子傳曰董
永父死貧不能葬以身質錢一萬既葬就役逢一女子
求為永妻曰能織絹永詣主人主人令織一旬三百匹
債足女辭曰我天之織女也帝見
君孝使吾共償債耳因遂不見　**原貢織縞　賜縑**
緗書云厥貢織縞　漢賜降
畝縹緗孫章誤以十為千　**王獻書　沈慶夢**沈約宋書
曰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甚
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幅而

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　又曰沈慶之字弘先廢帝遣從子攸之賫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夕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矣

增贈司空　唐王重榮父子雅重司空圖圖嘗為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殆盡

酬皇甫　唐書云皇甫湜為福先寺碑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吾自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裴笑曰不羈之才

持乞銘　散治葬　唐韋貫之有人攜萬縑來乞銘不許下陽城事詳絹二

原光如雪華　輕比蟬翼　魏文帝諸物說曰江東葛為可寧比總絹之總輩其白如雪華輕譬蟬翼

增倍還羊糧　配食乾魚　四王啟事曰晉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食道中有驅羊二百餘口者便將之

洛得以為糧盧志啟以古藏絹倍還羊主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悋從子端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　捷之不缺　探乃有得四王啟事曰張方移惠帝于長安兵入內殿取物人持調御絹二匹幅自魏晉之積將百餘萬匹三日捷之尚不缺角鄴中記云石虎以辰日臘子日祀祖于殿庭立五仙人高數文五綵幢蓋大會羣臣于太武殿上命探其所得有得絹百匹有得數十匹者有得一二匹者虎輒大笑為樂

絹四

原織一古詩織縑日一匹詳素　賜萬詳絹二　冰紈　魯縞　盈尺有幅　裒文　色絲黃絹　增　連絲搜神記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

人各執一頭剪斷之已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連緜可練無異故體也

鵞溪 文與可畫竹詩云待將一段鵞溪絹埽取寒梢萬尺長

斜封 茶歌云口傳諫議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元載投 唐元載在中書有文人來投載贈以河北一書吏無一詞惟署名而已既投書館之上舍奉絹千匹

石曜贈 北齊石曜為黎陽令斛律武都為兗州刺史過衛縣令丞斂絹數十匹遺之曜手持一絹曰此老石機杼聊以奉贈武都笑而不責

原辨其苦良 周禮凡布絹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書而揭之注云別其粗細廣狹書其價于物也若今時題署絹帛

一其淳制 淳廣狹也制長短也見周禮

增崔光取兩 綱目云魏累世強盛府庫盈溢太后嘗幸絹庫命從行者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崔光只取兩匹衆皆愧之

思彥受一 唐韓思彥為孝子張

僧徹作頌餉縑二百思彦止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戴封與賊 後漢書曰戴封嘗遇賊財物悉略奪惟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

范卻與賊 先賢行狀曰范卻字孝弟少時曾省外家逢掠者驅其牛取衣物去命還車知賊不得席後三匹絹乃追呼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辭謝焉

原織而札札 束以戔戔

胡質俸祿之餘 詳絹二

王丹機杼之出 王丹持一縑往弔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絹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零亂

原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冲茂典册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遐邇均忭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原啟梁徐勉謝敕賜絹啟曰臣勉言傳詔傅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元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

華含生皃藻率土忭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貴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啟謝聞　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絹啟曰肩吾啟蒙賚絹二十四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闗東之妙潛織陋其卷綃下官繆眷扁舟暫瞻還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啟事謝聞　沈約謝賜

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劉氏歸國未聞

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恩逾枉道賁深束

帛　又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

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為美服

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敕賜絹葛啓曰

素采冰華絺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凉風於襟袖

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遂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

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一

原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增魏畧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文綾　晉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令縝綾錦有私織者録付尚方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緑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唐車服志曰中官不衣紗縠綾羅　唐制六品以上服雙紃綾　唐六

典曰凡賦役之制若當戸不成四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六兩為屯　又曰仙滑二州出方紋綾豫州出鸂鶒綾雙絲綾兖州出鏡花綾青州出仙文綾　又曰荆州出方縠紋綾圓州出重連綾　又曰隨州出綾幽州范陽出綾　又曰潤州出方棊水波綾澧州出龜子綾　又曰越州出吳綾遂州出樗蒱綾

綾二

原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

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增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鑷六十日成一匹匹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值錢百萬黄金百兩　原漢武帝内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袿　增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原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琉璃器婢子百

餘人皆綾羅褌褶以手擎飲食　晉咸康起居注曰詔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增晉安帝紀曰桓玄幼時會於西堂設伎樂上施絳綾帳金縷以為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原符丕答謝玄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匹　荀朂為晉文王與孫浩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增後魏書曰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為沙門從師

遠學經久不還敬父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紗袍段及滿幅盤條繚綾一千匹況立鵉天馬掬豹盤條文采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令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詔許罷進盤條繚綾一千匹　又曰始沙州刺史周鼎為

唐固守瓚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都知兵馬使閻朝叛鼎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

綾三

原鶴文 馬眼 謝惠連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鶴文綾馬眼今時綾名又湖州貢馬眼綾

增魚口 龍油 潤州貢水紋方文魚口繡葉花紋綾唐女蠻國貢龍油綾文彩尤異入水不濡濕以有龍油故也

麒麟 鸂鶒 唐代宗紀大歷六年禁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蔡州又貢鸂鶒紋綾

犒軍 贈妓 唐劉元佐不朝帝密詔韓滉以綾二十萬犒軍

宋寇萊公有善歌者至庭公獨酌令歌數闋贈束綵侍兒蒨桃作詩呈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是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製鯉　織花　瑯嬛記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旨中有云製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注曰昔楊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笑樂　演繁露載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詩云彩動綾袍雁趁行注云緋多以雁銜瑞草為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

青綾衾　紅綾餅　漢內臣臥青綾被　唐詩云曾喫紅綾餅餤來

韋堅暴陳　王峻請借　白帖云唐韋堅鑿潭以通漕二年乃成帝為登樓召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山東小斛舟三百皆泛之潭每舟各署其郡名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則官端綾會稽則吳綾吳郡則方紋綾船皆首尾相銜數十里不絕　五代周王峻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勉從之

越州十

樣　蔡州四窠地理志曰越州土貢十樣花紋綾　又曰蔡州土貢四窠雲花龜甲等紋綾

完封不發　視封猶新唐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窶歲且饑京兆杜瑾以百綾餉之思復方併日而食而所餉綾完封不發　唐段秀實字成公戒家人曰汝過岐朱泚必致餽遺須毋納及過岐泚果致紋綾三百匹家人拒之不遂秀實大怒既曰終不以汚吾乃致綾于司農治堂之梁閒後朱泚反因取視所餽綾其封猶新

綾四

原蛇皮　竹根　柹蔕已上皆今時綾名

金縷昔秦國以金縷為綾

五十綜傅玄烏先生傳曰舊綾機五十綜為五十鑷先生易以十二奇文異變因而作成綜愈多鑷愈

衆文理愈奇矣

綾五

原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原書梁庾肩吾荅餉綾紋書曰潔同雪霜華逾紵綺長裾可曳無媿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一

原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陳壽魏志曰魏制自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　晉書曰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綃　范子曰羅出齊郡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隋珠耀日羅衣從風　太上黄庭經曰黄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尺

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四　增宋玉風賦曰躋于羅幃經於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襪躡蹀而容與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　崔融曰霜羅曳曳　唐六典曰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　又曰益蜀二州出單絲羅　又曰内命婦之服翟衣青質羅為之　李白詩曰羅衣曳紫煙

羅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原雍門子説孟嘗君曰令足下下羅幃來清風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令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名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增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令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繸三十條

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漢武内傳曰帝以七月七日埽除宫掖之内設大牀於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又曰漢武時西域獻蛺蝶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光眩人耳目　漢書曰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為侍中并帶青紫羅綺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宫趙夫人乃織纖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為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内自凉　原張敞東宫舊事曰太子納妃有

絳真文羅幅被一絳真文羅袴七　增晉書曰謝玄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絶　異苑曰張仲舒為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内廣七八分長五六寸又有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然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而卒　唐書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及入朝以羅五十牀獻於帝　白孔六帖曰高麗王以白羅製冠大臣青羅

冠 南唐書曰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剝皮羊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 宋高宗隆興二年賜吴益紫花羅公服 揮麈餘話曰建炎乙酉葉夢得少藴為左丞其自記奏對聖語云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大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

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令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　癸辛雜識曰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為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為潤筆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賦詩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金史輿服志曰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

品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蔴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一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

羅三

原絳文　金簡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薦地　從風上詳羅二下詳羅一

鳳文　蟬翼並羅名　披衣　為襪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又曰羅襪生

塵

沾裙 絶袖 別賦曰送愛子兮沾羅裙 下詳羅二 似雲 如雲 言羅白似雪輕如雲 增蛺蝶 鴛鴦 杜工部詩云花羅封蛺蝶 韋蘇州詩云春羅雙鴛鴦 高麗冠 增城帕 上詳羅二 麗情集云賈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知微曰此羅是織女練玉繭織成遇雷雨時密藏之後大雷雨失帕所在 貴戚聽為 大夫得服 唐文宗性儉駙馬韋處仁着夾羅巾上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下詳羅一

羅四

原飄搖 羅衣何飄搖 颯灑 魏都賦云紅羅颯灑綺組繽紛 增爪子 地理志云

鎮江貢孔雀羅瓜子羅春羅　花紋又曰越州貢寶花花紋等羅　原羅囊紫羅囊詳

羅二　羅扇　雲羅　纖羅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　三代青

紫　百婢袴褶俱詳羅二

羅五

增詩古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

琴上高堂　晉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

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原啟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啟曰懸機巧綵變鑷

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冐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趙布濬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六

布帛部二 布 帛 緜 綺 綃 穀 練 絺 綌 綿

布一

增釋名曰布布列諸縷緦慧也齊人謂涼為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纑布縷也絟細布也緦蜀布也 易說卦曰坤為布 原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事 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

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增又曰大祭以疏布為尚反女工之始也　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　周禮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曰并州其水淶易其利布帛　左傳齊晏子謂子尾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漢書高帝曰吾奮布衣取天下　史記曰荅布皮革千石言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量也　又食貨志曰周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原又

貨殖傳曰通邑大都布千鈞比千乘家　增漢書曰曳阿錫如浮阿細繒錫細布也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美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敝而不如布或善為新或善為故　潛夫論曰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葛越草布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黻未若堅完之韋布　又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夏起而秋滅生一種木里人以為薪用之不窮取木葉績以為布其皮赤剥以灰煑治以為布又曰白鼠毛長三寸許入火

中不灼其毛又可績以為布故火浣有三種　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汚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毛也　增吳録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名

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藻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有樹取其皮作布有垢則投火中復潔或作燈柱用之不知盡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唐六典曰勝寧等州出女稽布濟州出賨布海州出楚布涪州出連頭獠布巴州出蘭干布涼州出毾布西州出白氎南州出班布漢州出彌牟

布韶州出竹子布　原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以為布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皮圓當竹剥古緑藤績以為布　增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句芒木里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為布軟滑甚好　輟耕録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　玄中記曰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為布　南州志曰桂州豐水縣有縁藤俚人以為布　南州異物志曰五色班衣以絲布古貝木所

作此木熟時狀如鵞毳中有核如珠珣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織任意牽引無有斷絶欲為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麤者名曰文辱又次麤者名曰烏麟　海録碎事曰髙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為白疊子國人取以為布　揮麈前録曰髙昌國出白氎繡文花蕊布　洞冥記曰波祇國產荃蘼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為布所謂春

蕪布亦曰香荃布　地理志曰慶州土貢胡女布泗州土貢錦貲布　又曰湖州有黄草布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又曰海西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　越絶書曰白越細布也　張載擬四愁詩曰主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黄素

布二

增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堅完　王子年拾遺記

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切玉如泥其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原　又曰諸侯攻偪陽主人懸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偪陽人懸布以試勇者也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布以狥于軍三日　晏子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

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黄帝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增莊子曰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門粗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原列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宫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家無幾

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關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縱横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宫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

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曰善非徒識令尹又識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恐奪人之利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吳王　漢書曰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民謡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

人不相容　又曰成帝許皇后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

增又曰公孫弘為丞相而臥布被　又曰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臟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虧二尺價值五百由此得不死

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即掘取　原　又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賨布　增東觀漢記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

祖母喪及到葭萌渡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堅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詔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講左氏傳又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

一匹外三户共一匹博士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又曰靈帝時楊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猾賊相聚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羣盜破散　又曰哀牢夷知染綵紬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汚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原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於市

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朝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增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丈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原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令以後將改過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耻惡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之勸為善也　增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髙節非家織布不衣　魏略曰大秦國在安息條

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緋持竹布發隆火浣布阿羅得
布巴則布鹿代布温宿布五色枕布　魏文帝詔曰夫
珍玩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
為細樂浪練為精江東太末布為白故不如白疊布鮮
潔也　又曰皇甫隆為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裠攣縮
如羊腸用布一匹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魏志曰青
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

百僚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識者以為譏世祖患之為發詔議乃息　晉書曰王戎性慳吝從子將婚遺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惟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歙然倣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

謝尚為江夏相府以布四十匹為尚作烏布帳尚以為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為殷仲堪荆州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風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郭子曰劉道貞常為徒扶風王以五匹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郎中當時以為美談　孔羣嗜酒王導戒曰卿不見酒家覆瓿布久糜爛耶　原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悋張温使蜀入内良久出語温曰向擇

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粗者温嘉其能顯非　俗說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增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前虞舜時獻黄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為衣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為林

或云龍常鬬此處膏血如水流著如淳漆燕昭王三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膏數斗以獻王王坐通雲之臺以火浣布為纏以龍膏為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説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宋書曰王玄謨侵魏為前鋒好

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㮚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
鄱陽王蕭恢為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
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
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
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練此物
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歘幸不煩爾此人遜讓察厲色驅
出自是莫敢餽送　又曰東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
故以為名扶桑如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㮚而赤

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　原燕書曰宋諓字宜弘為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諓性貪故賜布百餘匹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增後魏書曰楊大眼為荆州刺史嘗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楊椿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

匆積金一斤綵帛百匹以上用為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為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　隋史曰隋文帝焚綾文布　杜寳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寛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而幅濶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濶四尺許　唐書曰貞觀時南蠻王一云西屠夷頭黎獻朝霞布　又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

請出布五千匹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於漢之卜式拜為宣義郎　六帖曰唐開元初日本粟由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為師獻元默大幅布

布三

原奮衣　臥被上詳布一下詳布二　增青箋　黃潤夏侯開國吳郡賦曰金玉星煩明瑠霞聚織絺細越青箋白紵名練奪乎樂浪英葛先乎三輔　揚雄蜀都賦曰細絺弱折綿繭成祉筒中黃潤一端數金又左思蜀都賦曰黃潤比筒籯金所過黃潤蓋細布也　橦花　緣藤又蜀都賦曰布有橦華下詳布一　原獻越　贈戎後漢陸續祖父閎建武中為尚書令

美姿貌著越布單衣世祖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獻越布　晉王戎伐吳南郡太守劉肇賂贈戎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不坐帝曰戎豈懷私苟得不欲為異耳然而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

貿絲　**同帛**　詩云抱布貿絲　孟子曰許行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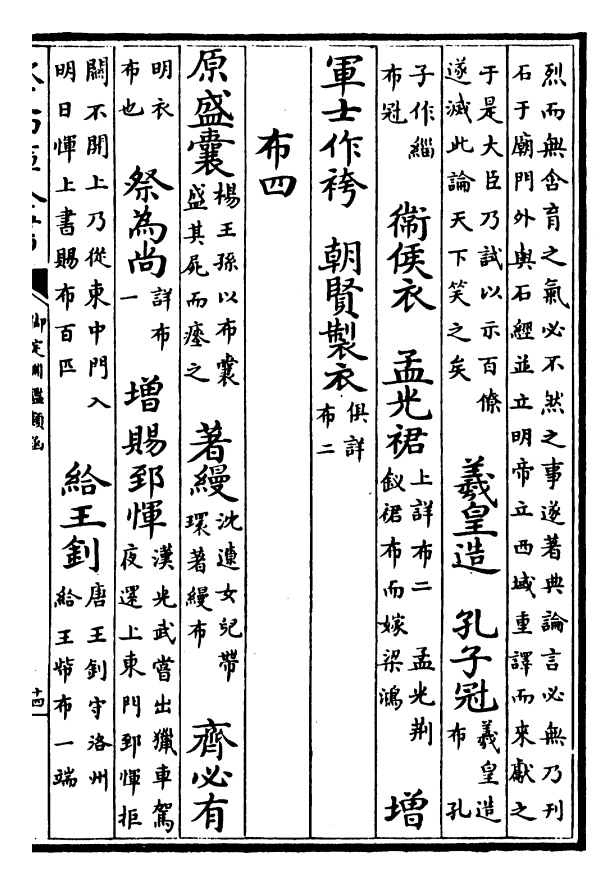
增疊　**古貝**　上詳布一　下詳布二

白氎　**紫緜**　上詳布一　孔帖云唐明皇時有范尼善相顏真卿問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座上紫絲布云顏卿綵色當如此

遺盜　**獻師**　俱詳布二

原如雪　**比筒**　詩曹風曰麻衣如雪　下詳上

露積　**火浣**　漢王幹字子良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俸布帛皆露積腐爛　魏志云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會賓客冀佯爭酒失杯而汚之偽怒解之曰燒之布得火然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洗中間久絕魏文帝以火性酷



烈而無含育之氣必不然之事遂著典論言必無乃刊石于廟門外與石經並立明帝立西域重譯而來獻之于是大臣乃試以示百僚遂滅此論天下笑之矣

羲皇造 羲皇造布 孔子冠 孔子作緇布冠 衛侯衣 孟光裙 上詳布二 孟光荆釵裙布而嫁梁鴻 增 軍士作袴 朝賢製衣 俱詳布二

布四

原 盛囊 楊王孫以布囊盛其屍而瘗之 著縵 沈遼女兒帶環著縵布 齊必有明衣布也 祭為尚 詳布一 增 賜郅惲 漢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郅惲拒關不開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賜布百匹 給王釗 唐王釗守洛州給王帑布一端

贍布三千東漢永平中衞尉馬廖以布三千匹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註云衣冠蓋指士大夫也 賜布九萬唐郭子儀屯絳州帝引至卧内賜布九萬匹 四幅内頭朱崖傳曰朱崖俗行來出入如著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其中内頭如領巾象 一幅蔽身西域尼婆羅一幅布蔽身 有幅無遷 廣狹踈密禮記俱詳布一

布五

原賦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

外國逮大秦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禀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焚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頳熒燼隅葉因焰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實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彤炯呈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韋

乃棌乃枡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帊服之無斁既垢既汚以焚為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然凝白

原啟梁劉孝綽謝越布啟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　增周庾信謝趙王賚息絲布啟曰南冠獲宥既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織鄴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蠒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既成童子得雩沂之舞况復栖烏挾子

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啟　又謝趙王賚絲布等啟曰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飛楊池掘荷李園移樹陳留下粟有愧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煖　又謝趙王賚絲布啟曰某啟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鄣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

覆烏毛而不煖燃獸炭而愈寒逺降聖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又謝明帝賜絲布等啓曰臣某啓奉敕賜雜色絲布綿絹三十段銀錢二百文其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内拂草看氷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

忽降大賚光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𤣥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柚素繭雪板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埀露懸鍼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

增銘宋范純仁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任利慾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陸務觀司馬溫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帛一

增財貨源流曰帛繒也繒帛之總名　書曰肆覲東后五玉三帛　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為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　又王制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又坊記曰禮之先幣帛

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又春官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摿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又夏官職方氏曰并州其利布帛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帛千鈞比千乘家　法言曰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此謂

惡政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乘馬束帛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織縑帛　河圖玉版曰崑崙以東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漢張衡東京賦曰通帛𦄂斾　唐杜牧阿房宮賦曰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

帛二

增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注少帛雜帛也　又曰魯伐邾以邾子益來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無君命故言自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子於譚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　禮記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史記曰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畀迎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曰陳勝以帛書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得魚見書怪之　漢書曰漢文帝使人存問長老九十以上賜帛

絮　又曰漢武帝賜縣三老帛五匹鄉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三匹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漢宣帝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宣帝凡五年賜帛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必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又曰樓護為諫議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

後漢書曰鄧禹顧效尺寸埀功名於竹帛　又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欄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又曰明帝出諸貴人當徙居馬太后感離别之懷賜越帛二千端雜帛二千匹　又曰永平六年雄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於朝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秉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無衆馬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歎曰雖楚王二龔不如雲陽宋巨公賜布帛帳幃十器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

賦文帝以為尚書郎賜帛十匹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于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輦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絹結以自覆金帛裡錦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常就上求錢帛贍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十匹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

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四　齊書曰劉顯將之潯陽朝賢畢祖道顯懸帛十四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敗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緑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又曰韋珍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

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還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十五匹穀三百斛珍乃名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熲大閲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闍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　唐書曰髙祖傾府藏以賜勲人而又患國計不足劉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苑内及街衢之樹為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可

立致也帝從之　又曰太宗名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録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唐太宗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敕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為難可謂正直社稷臣也固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匹半毀者八匹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

倣為荆楚州刺史倣故相俛之弟將赴任延英殿陛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今特賜手詔及帛三百匹以備山谷所乏　唐杜陽編曰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暑氣特甚主命取澄水帛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

帛三

原水湅　蜃涅周禮㡛氏湅布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涅之以蜃注以欄木灰漸澤其帛澤器謂滑澤之器涅薄粉令帛白也蜃蛤也蛤灰今海旁有之渥音漚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注清澄也於

灰澄而出盂希之希而揮去其屬而沃之而盂之而墜之而宿之注更沃淳明日沃而盂之注朝更沃至夕盂之更沃至旦盂之亦七日而漚枲畫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得書　**寶篚**　蘇武傳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繫帛書　詩鹿鳴序云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意

妾不衣　**后好裂**　季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裂繒帛

賜太守　**贈先生**　漢宣詔曰鳳凰集於新蔡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　下詳帛二

增迎申公　**賜隱士**　上詳帛二　東漢光武時隱士周黨三聘乃就車及見帝伏而不起願守所志詔賜帛四十四遣還

後苑造　**閤門垂**　宋史輿服志曰徽宗政和二年詔後苑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姦詐遂禁止民間打造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纈板　西

賜雜俎曰今閤門有宮人埀帛引百僚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

出自寒女 **均分族人** 杜甫北征詩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曰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烈之 宋范仲淹每歲以所給俸所賜之帛均分族人

帛四

原販 淮嬰販繒繒亦帛 **束** 易束帛戔戔 **精麤** **廣狹** **使無遷** 晏子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中則賜** 東方朔射覆中武帝賜帛十四郭舍人曰更致他物射之中則臣榜百不中賜臣束帛朔又中乃榜舍人 **承筐是將** 注所以行幣帛也 **與布同價** 詳布 **七十不煖** 七十非帛不煖 **五十可衣** 五十可以

衣帛　增上書賜帛 漢宣帝時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奢僭後賜福帛十匹遷為郎　丐筆書帛 唐狄仁傑送制獄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吾家徹絮　上表辭帛 唐李抱真卒贈部員外郎馮抗持節臨弔贈之帛不受又致之京師抗上表固拒　賜公藝帛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名見問其所以和睦之道公藝乃書百忍字以進帝因賜公藝帛　賜邯鄲帛 邯鄲淳作魏文帝受禪誥文帝曰淳作此甚典雅朕何以堪其賜帛四十匹

絲一

增說文曰蠶眠成繭繭繅成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兖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檿絲　詩曰其釣惟

何惟絺與緆　又曰絺衣其絺載弁俅俅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絺　又曰絺衣

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效功　禮記月

子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又內則曰

敝則君子不履絲　又少儀曰國家靡

通考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　又祭義曰夫人繅三盆手　文獻

惟冕與爵弁用絲耳　左傳隱四年公問於衆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

絲而勢之也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黄則黄五入則為五色不可不慎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楚辭曰茅絲兮同綜冠履兮共處　宋玉釣賦曰夫玄淵之鈎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綸　荀卿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吕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為絲不能治絲大匠化為木不能治木　淮南子曰墨翟覩練絲而悲為其可以黄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泣為其可以

南可以北　又曰蠶吐絲則商絃絶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絶也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賜續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黄得泥則黑

七緯曰絲俱生於蠶為繒則賤為錦則貴　枚乘七發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

絃　論衡曰蠶合絲而商絃絶按子生而父氣衰新絲

既登故休者壞耳　蔡邕廣連珠曰參絲之絞以絃琴

緩張則撓急張則絶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張景陽七命曰沈絲結飛繒理　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興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鉤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　白孔帖云織染著絲五兩為鈞　宋書曰諸葛闡上言曰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常之若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縻無用之

工玄黃侵衣革之費飾絲雖貴始無所入尺絶寸分終於捐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誼宜禁革　唐六典曰齊州出絲葛　唐李白詩曰荆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　杜牧之詩曰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唐人千秋節以絲囊承露　宋黃庭堅詩曰三尺琵琶緑繭絲

絲二

增桓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

明之德合天地之序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祇國致女工一人能以五色絲納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周室　左傳曰晉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返身修道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列女傳曰樂羊子遠遊尋師一年來歸妻引刀趨機曰此織本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於尺累

尺不已遂成丈匹若今斷之則損全功羊感之七年不歸　瑯嬛記曰越嶲國有吸華絲凡華著之即不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

西京雜記曰漢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緵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䋙倍䋙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緵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為不足修而不為也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

娣合釆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　漢書曰童子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
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而就朱藍
之染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
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
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儲理儲拔所佩刀三斷之對
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魏畧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
絲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以青絲為牛靷詔以青

麻代之　竹林七賢論曰禹令袁毅為政貪濁賂遺朝廷以鼓盧礜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為異乃受之命内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令治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黄黑印如初以付吏　晉書曰王愷作紫絲步障石崇作錦絲步幛　又曰吕光竊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傳營中就療有外國道人羅乂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乂曰乂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

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乂瘵果無效少日資亡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蠶類也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貢黄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生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黄蠦重五十斤繫六絲以懸蠦絲有餘力　瑯嬛記曰梁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絡絲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斷時亦隨口續之若真絲焉

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氷絲贈君造以為氷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於氷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揺而自凉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俶夢亮於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其為幽州乎未期而授　唐書曰宰相張嘉貞欲納郭元振為壻曰吾五女各有姿色各持一線幔前取便韋之元振韋一紅絲線得第三女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以五采絲為索纒臂謂之合歡結又以

絲絲宛轉為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傳燈錄曰南泉師問陸宣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曰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

絲三

原王言 女治 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詩云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五紽

九職 詩云素絲五紽五緎五總 周禮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貫揭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湅漚 紞組 周禮云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

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注況水以灰湅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詩云素絲紕之組之 朱緪

青纞 鮑明遠白頭吟曰直如朱絲繩 有青絲纞 增縈社 懸爐 公羊傳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以朱絲縈社盖社地主日食以地精而犯故以朱絲縈之助陽而抑陰也 下詳絲二

獨繭 虹霓 詹何以獨繭為綸 李白釣鼇以虹霓為絲 原長倩贈 圜

客繅 上詳絲二 列仙傳云園客濟陰人貌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數十年服食之有五色蛾止香草上蠶焉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食香草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 琴賦云絓以園客之絲 增方儲斷 墨子悲 上詳絲二 下詳絲一

原治而棼 入而辨 衆仲曰猶治絲而棼之 下詳 上周禮 增

為繒為錦　得藍得丹俱詳絲一　凝霜委霧　補袞繫桐俱詳絲五

絲四

原布貿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織成詩云皎皎白素而不絲織成寒女衣　有條齊　同價孟子許行欲令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　增烏絲黃庭堅詩正圓紅袖寫烏絲霍小玉傳出越州姬烏絲欄素段三尺授李生生援筆成章　朱絲蘇東坡詩想見深屋彈朱絲　鞚絲東坡詩玉勒鞚青絲　桐絲又曰終日事桐絲　色絲蔡邕題曹娥碑云色絲絕字也　金絲杜陽編云唐代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有軟玉鞭遂命碧金絲為

鞘絲即永泰元年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偃地而生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為鞘

中琴瑟 禹貢青州厥篚檿絲表裏通瑩如貫琴瑟注云檿桑絲中琴瑟絲篚筐也

同麻縷 詳上孟子

杜甫乞絲 詳絲二

彥儒獻絲 五代房如溫卒其子彥儒獻其父絲十萬於上

原受采之悲 墨翟悲素絲之受采

積微之誠 鄒長倩贈公孫弘素絲一緵以為積微成大之誠

當既蠶之時且徵繭稅 書曰桑土既蠶

及載績之日爰成婦功 詩八月載績

絲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

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　陸龜蒙素絲詩曰為綫補君衮為絃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宫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元馬祖常繅絲行詩曰繅車軋軋繭抽絲桑薪煮水急莫遲黄絲白絲光縱縱老蠶成蛹啖兒飢田家婦姑喜滿眉賣絲得錢買羃羅翁叟慣事罵婦姑只令長男戍葭蘆秋寒無衣霜冽膚鳴機織素將何須翁叟喃喃罵未竟當門叫呼逈縣令騶奴橫索馬鞭絲婦姑房中折纑經

增讃晉郭璞歐絲野讃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增表唐杜牧謝賜新絲表曰晶比凝霜瑩如委霧

增賦唐張良器素絲賦曰羽雖白賁然而輕玉雖白堅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為用以轉化而為名匪剛克以居體實柔正而有成其正也可以如繩之直其順也可以繞指而縈故能紛以隨時浩然養素揮流水則轉增其妍染繪色則不吝其用動必隨人寸無恒度其來也何

所自圉客而出玆厥賦也何地由岱畎而貢之俯乎列
井將稽㡛氏之湅實乎澤器徒為墨子之悲信干旄之
望美非庶士之可持不顧充嫠婦之緯不顧托寒女之
繅因弄杼以成韻庶補袞而為期代若好五采我則大
白以受質代若厭羣居我則衆縷以為匹非異俗而拈
累將矯世而撫實夫其公孫奉駕長倩趨風贈以生芻
之束勗以素絲之緫盖取諸自微之著積少成功君無
謂我微君無謂我細若綦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裳

之可縫則因縁而善繫功無不給物無不濟彼服丹佩蘭衣荷帶蕙念牽絲之無日傷考槃之失計今將潔白以修身詠羔羊而取娩儻黃絹之可比希菅蒯而無替

喬潭素絲賦曰色之貞者尚乎白質之細者珍乎絲真則貞而潔矣細則積而多之故君子輶德是務清以自持將經綸以濟物先組織以修詞惟絲之故不懲乎素組以飾馬言好善而不怠紽之在羊時退公之有度始也重蠶事終婦功促季月候戻風爰求柔桑寧止於

十畝既登分繭乃布於三宮至若三盆既繅八月成績方勤水練爰去地尺晝曝於日吸太陽之光華夜懸諸井濡厚載之靈液於是典絲瞻臨㡛氏引繹引之於手如皓鶴之飛承之以筐若凝霜之積既而嬪婦化理經緯縱横當軒兮婀娜之織弄杼兮軋軋之聲映羅袖而增麗度金梭而轉明每知白以自守亦含章而可貞夫以白能受采文匪勝質故公孫戒於從徽墨翟悲其患失青為纆兮非擬朱為繩兮未匹珍蠶恥越鄉而來獨

藺嗟自圂而出唯彼蚩蚩之喻未媿皎皎之實乃續曰絲之素兮貞且吉人之質兮清且一若見用於當時寧補衮於終日　薄芬直如朱絲繩賦曰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卷以隨用終徑挺而立極有旨哉為天下式且取其直也故能為道之逆旅為義之蘧廬為人之端摞為政之權輿於以方内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猗歟猗歟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之絲是尋是尺

經之綸之其為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為興也盖取於無私以之為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兹在兹俾夫貪者慄慄智者兢兢其為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繩　仲子陵五絲續寶命賦曰半夏生木槿榮時五月鵙始鳴楝葉結綵絲�祭彼三閭蛟龍不竊祭之水曰汨羅祭之日曰端午情既本乎楚俗奉又告乎壽縷壽縷其娜色絲五紽色絲何始金閨之子晝嘉嚬於青蛾發宜笑之皓齒國風既哀其窈窕

家事詎忘乎緜彔別有恩從天上飛入宮中二八春日十五玉童誰其尸之奉蘋藻于清廟何彼禯矣司衣裳于聖躬洎天子御絺之日后妃獻繭之時顏是渥丹對廻鸞之十字手如振素盤續命之五絲其五絲也蕙綠輕重蘭紅淺深皎皎而有鶯其領釆釆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條暢乎數尋覿其髮齊萬計花柔四艷委宛虯蟠張皇虹直植其鷺羽雜之而奪其鮮對彼鳳毛久之而賽其色別有金華別殿鈎弋靚妝褰開筐筥

貢奉君王懿壽絲之禮大續寶命之天長衮冕紋斑縈壽絲以成錦游纓錫鸞比壽絲以無疆錯以五采凖日以符節也綜以萬緒盈數以尊壽也龍爛虵伸光氣騰騰以禦邪也瑞等乾坤拜啟獻也汪濊霑止其兵辟也不待萬歲蟾蜍其理疾也豈藉單衣龍子四海銷夭札之癘百姓登仁壽之祉微臣敢問天寶之建元則曰甘露黄龍之年紀

綺一

增廣雅曰鬱金流黃綦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踦也其文敧斜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綵色相間皆橫也幅言長命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其棊文者方文如棊也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又漢舊儀曰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以下得服七綵綺　司馬相如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颯纚綺

組繽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今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璫冕袞綺紈之士此焉遊處

綺二

增于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絲之稱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絲杯文綺被一絳石杯文綺被一七絲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唐史曰天子巡狩刺史令贄其土之寶錦綺繒布皆五兩為束

綺三

原鴛文 雉翼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射雉賦云鷩綺翼以赬摳 為裳

裁被古詩云緗綺為下裳紫綺為上襦下詳上鴛文注 增一端 五兩上詳

綺四下詳綺二

綺四

原織文禹貢厥篚織文織文錦綺之類也 琴名司馬相如琴名綠綺 客遠遺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士不衣士不衣織織綺也 餘霞散成綺

增細綺杜甫詩云輕紈細綺相追飛 紫綺韋蘇州詩云解我紫綺衣且挾金陵酒

鴛綺陳子昂詩云聞有鴛鴦綺特為美人贈　振綺唐李白詩云揮筆如振綺　綺井晉左思蜀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帶

綺五

增詩魏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暮不成文

綃一

增財貨源流曰綃生絲織成也　廣雅曰綃謂之細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晉令

曰第六品以下不得服羅綃　曹植洛神賦曰踐逺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綃二

增瑯嬛記曰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延蠕翥鳳鮫綃百兩　實録曰禹會塗山步卒以紅綃帕抹其額因以為軍容盛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昭王處以單綃華屋　又曰吴王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北夢瑣言曰張建章

為幽州司馬曾以府命往渤海遇水傀遺鮫綃自齋以進好事者為之傳亳州太清宮道士有收得其本者曰明宗皇帝有祀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且言國璽外惟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簽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纏之亦云夏天溽暑展之滿室凜然　孔帖云吐蕃弄贊妻文成公主弄贊喜中國服飾之美褫氊罽襲紈綃為華風　唐豐年録云開成中物價至賤邨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白樂天

詩

綃三

增霞帔 龍衣 長恨傳云上皇得成都方士入蓬萊宮見一人霞綃帔 杜陽編云元載納薛瑶英為姬以龍綃衣一襲以瑶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此服也 買肉 纏頭 上詳綃二

白樂天琵琶行云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一端 三破 張讀宣室志云滎陽鄭氏子見婦人自稱氾人後氾人於篋中出絳綃一端鬻之有商人以千金償其價 唐辨香集云李龜年至岐王宅二妓女贈三破紅綃 原織鮫人 比蟬翼 鮫人潛織以卷綃鮫人泉客織輕綃于泉室出以責之 魏文帝詩曰娟娟白如雪輕華比蟬翼 增泉客賣 水僊

遺上詳上鮫人下詳綃二　汜人鬻綃　妓女贈紅俱詳上　會稽林紅　焦臺領綃上詳綃二張路斯為宣城令夫人石氏生九子張公釣于焦氏臺歸則體常溼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與我爭釣處寶毀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為龍

綃四

原輕綃詳綃三　增微綃潘安仁詩云凱風揚微綃　輕霧杜工部詩云綃縛輕霧霏　朝霞李賀詩云誰為虞卿裁道帔輕綃一匹染朝霞　葺綃元微之詠李花詩云葺綃開萬朶　雲綃七夕歌云織成雲霧紫綃衣　輸紫綃帔幽怪錄云巴卭人家有橘

橘中有老叟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紫綃帔一副

設紫綃帳唐元載造迎暉堂設南洞紫綃帳風不能入盛暑自涼卧內隱隱有紫氣故名

綃五

增賦唐馮宿鮫人賣綃賦曰彼巨海兮鮫人是居作輕綃兮歟狀紛如不日而成固可卷而懷也候時將見期善價而沽諸出波心而月彩相絢映泉臺而雲陰乍虛其來不測其麗何極行市道而莫知訪人寰而未識非運思於文繡詎用功於紡織足使大賈慚容衆珍掩色

豈重錦之云比諒千金而求直夫鮫者水府之所生綃者鮫人之所成奇貨聿來寧假手於蠶績變形斯至非挂籍於王征方霧縠而猶薄擬冰紈而更輕茍未知而求售恒固執而潛行皓如凝露紛若遊霧爰潔爾容不僁于素質初階于蜃蛤名不登於貢賦如慢藏誨盜哂泉客之遺珠悟冶容誨淫耻風人之抱布偉夫遊洞穴媚清瀾趨市人逺凌波路難貴樸全真詎關乎日浴出潛離隱豈效於泥蟠且深不可測赤水之珠求得往莫

可追漢皐之佩且欺是綃也成於無朕動若隨時辭海底之潛處赴日中之會期屬吾皇斥無用之寶賤難得之貨徒待價而稱珍庶轉身而遠播

縠一

增說文曰縠細繒也　釋名曰縠粟也其形戚戚如也

三禮圖曰五絲方山冠以絲縠為之　漢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鶡紗縠單衣　楊子法言曰或曰霧縠之麗曰女工之蠹　抱朴子曰勁弩

之餘力不能洞霧縠　潛夫論曰小民或刻剥綺縠以

榆莢水波文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翳承日之華更被

白縠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羅綃垂霧縠

曹植七發曰乃被文縠之華袿　劉績魯都賦曰其女

工則絳綺縠　唐六典曰襄州出白縠　地理志曰唐

絳州貢白縠河南府貢繒縠越州貢輕容生縠　文獻

通考曰宋制賜百官時服應給錦袍者汗衫以黄縠

文選曰冰綃霞縠

縠二

增戰國策曰先生王斗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一尺之縠也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王之憂國愛民不如愛一尺之縠也　漢高帝紀曰賈人毋得衣綺縠

漢書曰江充名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衣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

詔齊相其止勿送冰縠方空　漢章帝紀曰詔省冰紈方空縠謂紗薄如空也　魏志曰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縠餘粱肉　荀勗為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縠三端

縠三

原垂霧　引煙　子虛賦曰鄭女曼姬垂霧縠　沈約詩曰長煙引輕素言如縠之狀　動霧　增吹風　洛神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風浪吹文縠　一尺　三端　俱詳縠二

縠四

增白縠一詳縠 生縠一詳縠 河南貢一詳縠 曼姬始讌集

序云曼姬始縠

練一

增周禮曰染人凡染春暴練 唐六典曰後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各一人主練染作采色 宋書沈約恩倖傳論曰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練二

增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注被練練袍也　又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的歷練冠麻衣跣行　韓詩外傳曰顔回望吳門馬見
一匹練孔子曰馬也馬之光景長一匹爾　後漢書曰
馬皇后身衣大練　又曰虞延初生有物若匹練升天
後至太尉　晉書曰王獻之書羊欣練裙　劉璠梁典
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泣
然矜之乃作廣絶交論　唐紀曰武則天長壽三年詔

應天下凡當用白練為衣 文藝傳曰唐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 唐國史補曰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緘盛茶末遣健步以進御

練三

增素練 白衣俱詳練二 原季孫冠 王導衣魯季孫練冠待罪 晉王導為太保時庫藏竭惟有練千端鬻不售導乃製練布單衣皆效之乃貴也

練四

增楚練杜甫詩云越羅與楚練照曜輿臺軀　擣練又云天清山城擣練急　秋練白樂天詩云月出砧杵動家家擣秋練　練帨韓愈詩云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

原吳門曳二詳練　澄江靜如練

練五

增詩元范梈擣練圖詩曰深宫佳人白日長夜感蟋蟀鳴中房起視河漢心回皇雲鬟籠鬆分作行清水如天收素練翠娥帶月杵寒霜轆轤無繩金井悄邊頭不見梧桐黃裁縫熨帖坐在牀載玄載黃公子裳製成不遠

頒寄將但見寒暑彫三光身體甚適平時康君不見古來邊庭士雪壓關河征戰多折盡衣裘淚如水

絺綌一

增說文曰絺細葛也綌粗葛也綌絺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荆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又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又曰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

子始絺　又曲禮曰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　又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也　又檀弓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說苑曰綿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毦翅　嵇康高士傳曰善卷曰子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綌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劉楨瓜賦曰承之雕盤冪之纖絺　夏侯孝若

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絺十端竹絺二端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疋直十千　諸葛恢上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左思吴都賦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唐六典曰申光二州貢絺紈葛　曹植七啓曰温房則冬服絺綌潘安仁秋興賦曰於是廼屏輕箑釋纖絺　柳宗元曰纖葛綌紵克供以修　又乞巧文曰冰雪之交衆裘我絺　杜甫詩曰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又曰冬

煖更絺綌　又曰慣習炎蒸歲絺綌

絺綌二

增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宫設饗禮迭為賔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大築宫室封之于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其卦遇革逢公占之賜之駿馬十六絺綌三十篋　左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遺建荃葛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賔客二千人皆縿襜絺巾

迎上于費上大悦　又曰馬嚴為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名見龔問嚴疾病狀以黄金葛絺賜嚴　又曰黄香為郎名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黄白葛各二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令以君為魏王賜白皂絳黄葛各二匹越葛一端往欽哉　吴歴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并送越布香葛時多盗賊歆渡牛渚悉封還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細葛羣臣以為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使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

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祥　隋書曰表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表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荅之曰為絺為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列女傳曰盧惟清娶播州尉其妻徐釆絺不御

唐柳宗元饒娥廟碑文曰饒娥饒姓娥名家世漁於鄱水娥為室女未嘗出遊惟治絺葛以供女事鄉人敬式

絺綌三

原暑服 夏衣 月令云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堯儉夏日葛衣 儆材

為服 周禮云掌葛氏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下詳毛詩 當暑 苦寒 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古詩曰衣葛當苦寒

增刈葛 削瓜 上詳毛詩下詳禮記

不服 為易 和政公主諸子皆不服紈絺韓文公原道篇曰令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猶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

絺綌四

原振 詳玉藻 遺 詳絺綌二闕侯遺王建 削瓜之巾 履霜之屨

蒙彼縐絺　弱於羅紈　淒其以風　施于中谷俱詳絺綌二

絺綌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冪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綴作絺綌　明程烈采葛篇曰種葛南山下春風吹葛長二月吹葛綠八月吹葛黃腰鐮逝采掇織作君衣裳經以長相憶緯以思不忘出入君篋笥長得近輝光層冰布河水中野皓凝霜

吳羅五文彩蜀錦雙鴛鴦君恩當斷絶歎息摧中腸中腸日以摧葛葉日以衰傾留枯根株化作萱草枝

增啓宋顔測謝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氷紈風縠

事膺盛服

綿一

增說文曰纊絮緼也　禮記玉藻曰纊為繭緼為袍衣有著之異名也　又喪記曰屬纊以俟絶氣　又内則曰婦事舅姑左佩紛帨緘管線纊施縏袠　晉左思吳都賦曰

鄉貢八蠶之綿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之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　唐六典曰潁州出綿　日南志云一歲八蠶之綿　宋文鑑宋祁謝衣襖表曰均挾吳綿之煖

綿二

增左傳曰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廵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謝承後漢書徐

稱不就諸公之聘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置水中候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絣以釘瘞為不喜耳令幸前有穿穴朝殞夕下橫屍露牀幅巾而已　英雄記曰呂布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于袁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救

也即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女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何不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婦人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脚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去明日使人尋跡至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丹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綿拭血　晉陽秋曰有

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語林曰謝萬就人乞裘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為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睢陽許瑶之罷建安郡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覺引卧

具去體謂凱曰綿定竒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慼傷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疏食有味亦吐之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

綿三

增纏身 拭血 俱詳綿二 原八蠶貢 三軍挾 上詳綿一下詳綿二

增海棠紫 柳絮白 杜甫詩曰紫綿揉色海棠開又曰生憎柳絮白于綿

綿四

原纖纊 禹貢曰厥篚纖纊謂細綿也

重繭 左傳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薳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注繭綿也

麗密 聖主得賢臣頌曰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

懷冰 古詩云挾纊如懷冰

增楚綿 青瑣高議曰幽意知多少重重類楚綿

鄭綿 宋玉招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

黃綿襖子 謂日煖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六